



# 暴雨下的北方村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强  
实习生 郭玉洁

暴雨下在城市，也下在农村。  
自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郑州、新乡、鹤壁等地出现持续大暴雨。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拥有126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郑州，交通瘫痪、水灌地铁、医院停电。但在范围更为广大的村庄，暴雨来得更加猝不及防。

对于河南省巩义市黄河南岸虎峪沟的人来说，记忆里的洪灾出现在39年前。在河南省鹤壁市卫河左岸的彭村，人们至少有25年没遇见过洪水。暴雨下，一些村庄被山洪冲毁，在断网、断电、断路后失联。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8月2日12时，河南全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

## 麻痹

8月2日，从卫河水的颜色看，洪水似乎没那么凶猛了。前几日浑黄的河水，开始呈现出青蓝色。

河南大部分地区已雨过天晴。郑州、新乡、鹤壁、卫辉等城市正慢慢恢复秩序。当一些地方的市民们拉着横幅告别外地救援队时，卫河沿岸的一些村民还没回家，他们的村庄和土地仍被洪水浸泡着。

7月30日零时，为了保浚县县城及卫河河道防洪安全，确保鹤壁、安阳两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南省启用了小滩坡蓄滞洪区。这是7月21日以来，河南省在卫河流域启用的第八个蓄滞洪区。

卫河是海河水系南运河的支流，发源于太行山脉，流经河南新乡、鹤壁、安阳、濮阳。7月17日至22日，卫河流域持续暴雨，卫河水位超历史最高水位，其中卫河浚县站超历史极值1.84米。

卫河发洪水，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鹤壁市浚县新镇镇西双鹤头村72岁的农民陈书清在7月21日就接到了转移通知。他和其他村民一起，被转移安置在邻镇的澡堂，至今已快两周。他的家在卫河右岸的柳围坡蓄滞洪区内，现在仍然被卫河泄洪而入的水围困。在他的印象里，这片平坦的蓄滞洪区至少有60年没用过了。

在洪水真正来临之前，陈书清还在为下雨感到高兴，他想的是，这雨下透了，就不用浇地了。等他意识到情况不妙，那雨正跟泼的一样往地上落，他感觉吓呆了。村里通知他撤离时，他家中的财物尚未来得及转移。

村里的排水沟，已是20年前修建的工程，因为很久没发过洪水，在路口处这条水沟已经被填平。

对于村民而言，洪水是遥远的记忆，干早才是他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在陈书清的印象里，村里原本有四个池塘，常年有水，但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有的变小了，有的常年干涸，有的被村民填平，盖上了房子。

这都麻痹了，平常都不管它（排水沟）。陈书清说。虽然事后看来，村里的排水沟面对此次洪水毫无抵抗能力，但45岁的村支书陈卫清在暴雨来临时为此备感焦虑，一定要把这个排水沟疏通，不疏通对不住乡亲们。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把坑塘给填掉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程晓陶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填掉的原因，除了因地下水位下降、北方降水少而变得干涸外，更多的是因为它变成垃圾

坑、污水坑。在他看来，如果村子里池塘较多，承载暴雨的能力就会更强。

对洪水记忆的模糊，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预警反应的不及时。在巩义市商店镇，此次暴雨的预警信息7月19日就经由村干部传递到村民那里。巩义市气象局也在7月19日19时50分，发布了暴雨预警，提醒辖区内做好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当天晚上，暴雨预警呈橙色变为红色。

但是7月20日上午，当郑州市地铁正经历早高峰时，康店镇虎峪沟的村民王四华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消失在泥石流流里。而村民逯兆鹏也是在7月20日早上，才渐渐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大对劲，但由于没有更合适的避难处，村干部也未强制要求转移，他们就选择待在虎峪沟的老房子里。13时过后，暴雨冲刷山体，砸塌房子，父亲受重伤，舅舅被泥石流掩埋。

（之前）那个时候感觉没有那么严重。逯兆鹏事后向记者回忆道，村子经历过许多次暴雨，有时降雨时间短，有时强度高，不会带来太多次生灾害。7月中旬，在村子里，还有人冒雨在路边店铺打麻将，将塑料袋顶在头上防雨。

程晓陶说，跟灾害相对频繁的南方村庄相比，（洪水）它不是经常来。几十年来一次。这使得北方对洪水更陌生。

在程晓陶看来，尽管多年以来，国家在山洪预警上投入颇多，山洪带来的伤亡也显著下降，但山洪预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对于农村而言，预警下的转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是说跑出门口就行了。程晓陶说，这种转移需要有安置点，有安置能力。老百姓往往不是一个人，他家里还养有鸡、猪。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带着逃出来的，他需要回家。这就会带来许多麻烦。

农村的事情很复杂的。程晓陶告诉记者，每次气象部门暴雨预警的范围是比较大的。一道道地发预警，（村民）一遍遍地转移，可能有那么几个村子是该跑的，对于多数人来说是空跑的。

你并不知道暴雨中心在哪里，结果那些防范的人很头疼。程晓陶表示，预警是个复杂的命题，而且喊多了又会遇到类似狼来了的问题。

## 救援

7月20日，河南北部的暴雨没怎么停，农村地区的险情也一直在出现。

由郑州市管辖的巩义市、荥阳市，多山地丘陵，不少村庄后来在暴雨中一度失联，比如米河镇双楼村、小关镇口头村、崔庙镇王宗店村等等。暴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摧毁了大量路桥和通信基础设施，造成许多村庄断路、断网、断电，这给外界力量进入救援造成很大困扰。

巩义市神鹿救援队队员李增学发现，7月20日中午过后，越来越多的求救电话涌向自己的手机。他从那些求助电话里听得出来，（巩义市）米河镇、小关镇是重灾区，农村地区灾情更严重。

起初，很多电话是求助者自己打来的，李增学向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回忆道，慢慢地，自己打求救电话的人在减少。有人告诉他，手机电量剩余5%。后来，更多的电话是求助者亲友打来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称自己在外地工作，暴雨时想起身在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打去电话时，已经失联。

在程晓陶看来，农村地区，尤其是山村里，青壮年劳动力都走了，留守老人多则意味着转移能力弱，避险能力弱，

等灾害来时，年轻人从外面进也进不去了。他告诉记者，即便是日本，近些年在台风或极端暴雨中遇难的，有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都是老人。

失联给救援带来了困难。在只有10余户人家的虎峪沟，王四华发现，手机信号越来越差，打不通救援电话。当他终于拨通119时，却被告知，路断了，进不来。后来，失联的甚至包括进入灾区的救援者。

李增学感觉到，在巩义山区，滑坡、泥石流等给救援带来很大障碍，一些地方需要大型救援设备，甚至只有直升机才能进入。最令他头疼的是土山上的村庄，上面容易塌方，一般下边（山沟里）还有水，在暴雨中很危险，又很难展开救援。

在卫河流域的新乡，一位参与求助信息对接的志愿者跟身在巩义的李增学有同样的感受，她接到的求助信息80%来自农村，而农村更不容易得到救援。农村被困时间大约是2到5天，城市基本上1天就能救出来。

在她看来，相比于城市，农村留守老人与孩子求助不便，农村房子低，洪水来时不易往高处躲，救援时通常需要皮划艇、冲锋舟等更专业的设备，才能抵达被洪水围困的地方。

当外界救援力量暂时无法抵达时，等不来救援的村民展开自救。在河洛镇西沟村，山体滑坡造成淤泥堵塞道路，百余村民被困，有人自发涉险外出，买回挂面、水、充电宝；在西村镇，有人烧热水送给患阿尔茨海默病和脑血栓的邻居；在康店镇康北村，有人开始抢修塌方道路。

救援力量赶到之前，逯兆鹏从家里找出两支存了许久的蜡烛，把房间照亮。村庄在暴雨中断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他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求救的信息，求救信息爆炸性地在网上传播，几乎所有开通了河南暴雨求助通道的平台，都出现了他家的求助信息。

只能直接电话、挂电话，接电话、挂电话，其实大部分的信息是无用

的。逯兆鹏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他知道，那些电话的初心是非常好的，也令人很感动，有人关心好受很多，但实际上浪费了手机的电量和人的精力。

他说，那一晚至少接到上百通核实是否被救援的电话。逯兆鹏希望，未来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时，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种（突发事件）救助平台，避免重复登记与核实，并且可以及时修改。

## 抗洪

7月20日那天晚上，李增学听到有人在电话里哭，他只能不停地安慰，雨会停的，雨会停的。

但是雨并没有很快停。卫河的水也一直在上涨。

7月22日22时左右，仍旧在疯涨的河水把卫河左堤 憋开了。

决口的位置在鹤壁市浚县新镇镇彭村。彭村位于卫河左岸，并不在蓄滞洪区范围内。彭村大部分村民只好连夜紧急转移到大堤上，因为大堤是村子附近相对较高的地方。少量行动不便的老人暂留在村中楼房高处。

对于转移，彭村村民并没做太多准备，没提前把家具搬到二楼，没提前将粮食挪到高处，没有提前往外疏散，甚至蓄滞洪区的亲友还选择到彭村附近避难。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安全的。60岁的彭村村民赵国喜也在大堤上，那天晚上，他听见有人在大雨中哭泣。

不少彭村人披着雨衣在大堤上站了一整夜，很多人彻夜未眠，很多人也没能吃饭，人们把仅有一些点心留给抗洪的人。

村民用电锯把堤上的白杨树锯断，想把树桩打进洪水里，并未奏效。决口最初只有两三米宽，后来被洪水越撕越大，达到40米。如果物资充足，也许（一开始）能够堵住。赵国喜觉得，

有人想用收割机去填堵决口，后来填上去的是多辆装满石头的后八轮工程车，每辆车载着10余吨石子，但前几辆车一



7月30日，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耿黄镇附近，一位村民在葡萄园里查看。这位村民家的3亩葡萄树被1米多深的洪水泡过，葡萄发烂、绝收，部分葡萄树也已被泡死。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 一个超高空心化率的地区如何聚心

## 河北省张北县 空心村 治理的探索

29.5万，县域条件较差，由此带来自然条件、生产条件欠缺情况下的季节性和长期性村庄空心化，同时由于市场化的自然选择、认知偏差、内力缺失等因素造成资源、耕地、宅基地等闲置浪费，导致了超高空心化率。全县366个行政村，以农宅空置率大于等于50%的标准，空心村有188个（其中原贫困村114个），涉及5.78万户、14.9万人。农宅空置率在30%到50%的村有29个。

2018年8月，张北县全面启动了空心村治理工作，当时面临着空心村数量多、农宅空置率高、人口流失量大、基础资源落后等挑战。空心不仅体现在空间、经济和资源上，最大的隐忧是人心的缺失，向心力的弱化、凝聚力的减少、创造力的单薄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治、社会以及心理上的后果。因此，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心、收心、聚心的过程。

### 同意搬迁率必须达到95%

尊重村民意愿，在村民中凝聚共识，对于空心村治理推进与完善至关重要。张北县的空心村治理始终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的理念，将治理政策与村民意愿形成高度融合。

首先，摸底掌握村民各种期望和诉求，围绕空心率和拆迁同意率，

让村民在搬迁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以同意搬迁率95%为标准确定搬迁村，如果低于这个比例，村庄不予拆除。其次，张北县通过反复研究确立了易地新建、联村并建和就地整治三种治理模式。对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空心村实施易地新建，原村庄拆除复垦；对空置率较高、距离县城和中心镇较远，绝大多数村民不愿外迁的空心村实施联村并建，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的空心村实施整治提升。最后，张北县立足三公开，让群众放心搬，即政策方案公开，最大限度保证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安置过程公开，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安置结果公开，充分接受监督，基于此形成村民放心搬的凝聚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村民更加紧密地围绕共同发展的目标努力。

迄今为止，张北县188个空心村中，完成易地新建模式110个，联村并建模式14个，整治提升模式64个，凝聚共识的同时也精细化地对应了差异化生搬硬迁需求。

### 重建村民对于原乡的热爱与信心

为空心村治理中生活空间转移的村民创造一个新家园，推动新生活的开启，对于村民有序转换生产方式和提升建

设家乡主动性而言至关重要。在空心村治理过程中，张北县强调转变从输血到造血的发展策略。

首先，充分调动市场力量作为战略合作者实施空心村治理项目，2018年以来，先后引进了河北港口、际源桥梁、中通建工、张农集团等市场主体，参与空心村治理。市场运作治理的逻辑主要包括就近打造乡村旅游或者发展新型业态，这有利于实现不同年龄阶段村民的就业需求与发展目标。

其次，进一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激发经济发展动能，为塑造村民为家乡做贡献的信心创造平台环境。通过空心村+产业扶贫，结合自身条件发展新能源、大数据、有机食品加工、生态旅游四大产业，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工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区三区同建，尤其强调就近建设，在加强劳动力与产业集聚的有效衔接的基础上，释放农村土地进行二次规划利用，探索出新的产业和机会促进乡村振兴。

最后，通过多种方式保障村民搬迁后的收入与发展，为建立新环境中村民的土人翁精神提供基础保障。让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通过入股分红赚股金，通过就近就业挣薪金。基于此，张北县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空心村，累计投资1.12亿元在集中安置点建成北上岗箱包厂、亿农净菜加工厂等7个项目，提

供就业岗位2450个。通过乡村振兴与产业转型为村民创造新经济发展环境，重建村民对于原乡的热爱与信心，这是填补空心 的根源所在。

### 常住人口实现了正增长

为生活空间转移和生产方式转变的村民构建新的社区环境并激发新的社会活力，对于促进村民身份转变与调动基层活力而言至关重要。张北县空心村治理从面向以生存为主的需求，到面向发展需求，再到面向成长需求，都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步升级。尤其注重新的社会环境融入，基于灵活性社会治理让群众安心变市民。

张北县形成五级管理服务机制，从基层治理体系层面保障空心村治理环境构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尤其注重机构建设推进社区营造，比如建立居民活动中心、就业服务中心等，让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搬迁到县城集中安置后办理城镇户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保等保障政策和公共服务。

此外，着重进行空心村治理后期的人居环境质量改善，为村民构建新的生活环境。围绕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等整治人居环境，配套建设幼儿园、小学、社区医院、管理服务中心4大附属

布会上，河南省副省长介绍，截至8月2日12时，河南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635.6万亩，成灾面积872.3万亩，绝收面积380.2万亩。

如今，在几座因暴雨而受灾的城市里，积水抽排后，水、电、网很快恢复，人们再次乘上公交车，或踩着共享单车上下班，受灾企业逐渐复工复产，但农村的恢复来得缓慢得多。

在虎峪沟，村民们背着喷雾器，走在淤泥遍地的村道上进行防疫消杀，无家可归的王四华一家五口至今还借宿在姐姐家，他没再回到虎峪沟，他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没能守住大堤的彭村，是个因板材加工生意而富裕起来的村庄。不少村民在家里开着木材加工厂，平常日子里，他们从外地拉回木材，削成白花的薄木板，再制成各式各样的门板、三合板、床板等等。如今，这些都被洪水泡了。

在柳围坡蓄滞洪区，西双鹤头村的积水还能淹到膝盖。忍不住回村看看的村支书陈卫清告诉记者，家里存放的小麦烂掉了，流出白色的浑水。洪水淹死了一位养殖户的1万余只蛋鸡，冲走了另一位养殖户的1000多只鸭。

现在大灾之中，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个悲惨的状况，但这个自然循环的周期其实还没结束。程晓陶觉得不必过于悲观。

他记得，1996年河北有一场特大洪水，过后大家却发现因祸得福。宁晋泊大陆滞蓄滞洪区分洪后，10亿方水进去，8亿方水退回了地下，地下水位回升2至6米，洪水退后，土壤墒情好，当年补种的作物还大获丰收。自那之后，河北一些地方的防汛理念变了，洪水资源化成为追求的目标。

据《河南日报》8月2日消息，河南省下达4.2亿元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救灾，社会各界捐赠到河南的抽水机械、种子、化肥、杀虫剂等陆续运往受灾较重的地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如今，卫河水位持续下降，决堤口下的村庄积水也慢慢退去。在彭村，部分庄稼还泡在水里，但村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回到村子，清理自家院中的淤泥，晾晒被洪水泡过的衣服、被子。等洪水真正退去后，他们还得重整田地。临时补种农作物可能来不及了，他们要等到秋末冬初的成本，就能避免出现巨大的灾后损失。

8月2日，在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

（文中逯兆鹏为化名）



7月30日，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鲁堡村，几名村民扔掉被洪水泡过的沙发，志愿者正在喷洒消毒剂。新乡近日多为晴好天气，加上全国多地支援排涝，部分受灾地区水位下降、消退。在新乡农村地区，村民们开始晾晒被洪水泡过的家具、衣物，清理垃圾，查看农田，帮助防疫志愿者消杀，重整家园。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安置点水、电、路、气及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养老、殡葬以及商业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确保搬迁群众住得舒心。

截至2020年，张北县188个空心村全部完成治理，新建安置区和联建点全部完成建设，旧村拆迁复垦工作也基本完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逐步形成，由此带来了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外出人员逐步回流，据2021年最新统计，其常住人口实现了正增长，这是治理成效最有说服力的数字。

张北县对空心村的治理体现出高效性、全面性、平稳性和持续性，从治村到治心，做好搬迁前后重塑村民信心、激发村民热情以及促进村民融入的各项工作，就是持续性聚心之举。

从张北的治理实践来看，面对农村空心现象，应当逐步探索形成精细到人、深入到心的治理之道。我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特定人口为对象，是一个面向全部人民却又尊重个人差异化需求的过程，从未简单忽视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规律下衍生的诸多治理问题。党和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为精细化与人性的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完备的治理效能的保障；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正视和推进，为空心村治理提供了适配性和持续性的发展方向。

面向未来，我国在治理空心村中可以进一步发挥制度-体系-战略上的独特优势，继续完善精细到人、深入到心的治理机制，从而形成从空心到聚心的治理路径。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供稿）